

臺灣外誌

題

臺灣外志卷之四

崇禎庚辰年起至  
順治辛卯年止

共十二年

明祚故終

崇禎十三年庚辰天下賊寇流橫雖屢有斬獲未報招降然經  
略無方不能解散降而復逸故張獻忠煽惑於穀城羅汝才並  
起九崇應之合於房州連陷湖南湖北岳鵲等處地方復至澧  
陽守道周鳳岐求救於七省叅軍陳瓚瓚即檄蜀鎮總兵溫如  
徵領本轄兵五千共萬餘人于十一月十九日進援澧陽與周  
鳳岐共籌制敵之策二十夜忽接常武告急即發鳳陽兵三千  
往之入衛營遊擊劉以泗領兵劄新州以禦水路發茅岡營

副將山子早領兵劄公安以拒襄郢布撥已定二十四日張猷

忠大軍至常武過如微不敢守棄城而遁三湘亦隨失陳瓚等

孤軍腹背受敵十二月初八日瓚將沅標兵三千土司兵五千

牙兵五百新募弓弩手六百進復常武初九日過城子鰲山鋪

敵忠月驕兵計凡三戰而瓚三捷敵忠合其衆再戰瓚大敗死

亡殆盡惟有蒼頭劉光瑞率兵數十人護瓚逃遁六十里而賊

又至光瑞同牙兵死戰衛瓚光瑞被殺瓚奔斗鋪爲賊所擒

禮陽遂陷周鳳岐亦被執二十四日解至公安馬驛橋孫家

圍見猷忠忠勸瓚降瓚怒目叱之曰堂堂憲臣肯從反賊猷忠大怒斷其手足罵不絕口割舌剖肝鳳岐亦大罵賊咸被殺時賊或携藥囊著藥或賣卜星相或為緇流黃冠或為乞丐戲街分布四方傾覘虛實互相接應流毒焚掠勢若燎原過天星等七股盡分隊入蜀陷大昌犯夔州河南瓦礫子一斗粟諸盜盡歸李自成有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奸宄出沒尤甚偵走日馳二百里酗酒耽色渴睡不醒若得能將勇敢啣枚夜襲賊不

及此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割頭猷功

以愚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  
所當痛懲者也宗禎覽疏是之令朝臣各省撫按舉將才是以  
芝鵬賁軍門薦本至京恰合其機先賂本省勢權縉紳如吏部  
丁啟濬者

字哲初泉州人壬辰進士

然後開通閩部互相附會於崇禎之前准

授鄭芝龍南澳副總兵以靖閩海疆郎必即哩哥統船前來

被鄭芝龍燒壞五隻其餘船率領逃回網縛見王請罪王曰勝  
負乃兵家之常卿不必過於自損遂赦其罪有國王之弟撥一  
王向前啟曰我國船隻兵糧俱足俟臣帶領一旅前去與郎必

即哩奇報仇王曰御弟欲領兵前去甚好但唐朝人物不少未  
可恃勇卿欲去須相識於附近地方先踞一處安頓船隻修拾  
人心庶得通知來往積聚兵糧養精蓄銳窺其罅隙進可攻退  
可守不致孤軍有覆敗之虞揆一王曰謹領諭教即挑選精壯  
配駕夾板船十五隻辭王出師王率文武餞行臨別又囑其步  
步小心唐人多詐揆一王頓首拜命順南風不論日月而行亦  
是天意使然一日遙見前面山甚高揆一王問左右曰不知此  
處名中否內有舊跟郎必即哩奇軍士答曰看此處水色不

吳中國我們船尚在洋這邊王曰既是這邊地方將船駛入

者是何國衆船得令乘風而入王持千里鏡照觀岸上並無城

郭吩咐將船一條遶灣住預備火炮以防意外傅公子

公子有親兵職權甚

大同有守備職之官也帶好漢一百名每人長銃一短銃三腰懸懸劍

駕小船巡看偵問是何國公子隨即帶人上岸見鯢身有些舊

扯却無鄉村仍下船過江登岸行里許方見有人蓬頭跣足赤

身猿肚佩弓負箭公子令人招他他亦就來語言不諳徒以手

相比畫引到社通通事何斌同李英在澎湖被李魁奇追赶船

隻走到鹿耳門打破

鹿耳門臺之口子

兩船人咸被淹死、僅存何斌與一二

水手、被水漂至大線頭、救起身、被海石蟻螫傷壞、調養緣好而

又染病在此社裡

臺灣曰社、于今亦然

隨出來與公子相見、公子問何斌此

處是何處、斌曰名臺灣、公子曰有國王無曰無、悉是散居、公子

聞言大悅、就邀斌同往船中、見揆一王把終始陳說、王喜厚待

何斌、用為通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又問斌此離中國多遠、斌

曰此處到澎湖四更、到廈門七更、共十一更

海裡行船是算更數

王曰如此

甚好、此處既無統屬、我今就安頓在此、朝夕與斌踏看地里、起

築城池為永遠計擇于七鯤身首置城一座

今安平鎮是也名七鯤趕月

用糯米和灰磨磚堆砌外附炮臺對面赤嵌亦起小城

名赤嵌城仔今

在臺灣府屬

王將帶水軍士悉與新港社土番結姻即差夾板三隻

回國報命并請給糧餉迨工竣又慮港門寬濶船隻易入防患

難週隨將舊夾板六七隻乘巨石灣曲迴旋打船沉焉凡船隻

入臺者必由炮臺前經過若從別處則觸沉壞夾板其船必破

餘處水淺礁多如此策畫固若金湯但臺灣乃海外窮島為荷

蘭國撥一王築城所踞未足為奇乃有一座錦繡江山普天人

民已受二百七十八年恩澤、誤用庸臣、重文輕武、門生同年、互相表裏、只知市私恩、有家致富、那肯布公心、為國培元、朋黨凌噤、民不聊生、致四方盜賊蜂起、當事尚不知悔、上下蒙蔽、有錢賄賂者則保題之、當時有出粟賑濟者、則咸指他沽名市義、必有異志、合疏合攻、是以英明之君、被幾箇草寇、擺弄得昏迷、大衆一至、相視束手而斃耳、時崇禎十六年、癸未、闖賊李自成設酒請革天王賀一龍就席間斬之、隨馳馬至羅汝才營、汝才不知出來迎接、亦被砍死、遂得兩部人馬、共有百萬、據西安府為

長安府進攻榆林破慶陽連猷猷忠為唇齒還師西安過年

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兵科給事中曾應遴荐山東登州副總

兵鄭鴻達緩急可用疏詔益南贛兵三千命達鎮守又擢南

灣副總兵鄭芝龍為福建都督是日賊夥牛金星猷策李岩

劉宗敏李過等攻破大同巡撫衛景瑗罵賊碎剮

字帶黃進士  
韓城人

敏

馳報李自成成曰此関一破便可長驅直抵留賊黨李友等守

西安城率從禹門渡河巡撫蔡懋得領兵接應時盛巷戰死臨

晉河津垣曲絳州皆陷二月十八日進攻代州鎮將周遇吉

三韓人

退守寧武關。率二百餘人從城上縋下，殺入賊營，賊大敗。退二十里，相持半月。閻宦按兵不救。三月初一日，城陷。遇吉統民禦敵，連砍數十餘賊，力竭被擒。勸降不屈，大罵遇害。妻白氏盡節。全城屠戮，自成嘆曰：「使守者盡如周遇吉，吾安得至此！」即投牒

於兵部，約戰。於三月十五日，自成至黎城。都崇禎皇帝徵天下勤

王御史李邦華勸上南遷。

華字懋明，進士，江西吉水人。

帝怒曰：「朝臣平日所言

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朕分憂而謀及南遷，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決，毋復多言。」又請太子撫軍江

南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南行將欲效唐肅宗故事乎  
諸臣遂不敢言帝復問戰守之策衆臣無一對者帝嘆曰朕非  
亡國之君諸臣實亡國之臣耳遂拂袖而起欽天監奏帝星下  
移總兵姜瓖通報將白廣恩與太監杜勲降賊巡撫朱之馮自  
刎自成愈逼帝召諸臣相對泣下並無他策忽報昌平失守  
崇禎色變是夜賊犯平則門早朝帝對諸臣無言惟相向哭  
泣而已頃刻賊大至報過蘆溝橋俄報攻彰義門外三大營皆  
潰火車巨礮焚藜鹿角悉為賊有反礮轉而攻城轟聲震地

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禎、匹馬馳閣下、汗浹衣、內侍呵止之、國禎曰、此何時也、君臣即求相見、不可多得矣、召入國禎、跪奏、守軍不用命、此城難守、叩頭歎歎、帝命內臣協力守城、內臣咸譁曰、諸文武何爲、我們甲械全無、焉能守城、十八日申時、彰義門啟、闖賊率群夥而入、帝召閣臣問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帝曰、事急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無慮、是夕、帝不能寐、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壽山、望烽火燭天、徘徊逾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夾輔東

宮中進酒、連沃數觥、嘆曰、苦我民耳、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令妃嬪各自為計、忽報皇太后自縊、帝捶胸悲楚、繼報皇后亦自縊、入見公主、嘆曰、何生吾家、左手掩面、右手揮劍、斷其臂而去、少頃去靴、換朱履、綾襪、手持三眼鎗、出中南門、至朱純臣第、闖入、辭焉、仍回營、登萬壽山之壽皇亭、煤山閣內標處、咬指出血書

詔於衣袂、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菲躬、上千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遂自縊、太監

王承恩亦縊於旁。城陷。太監王德化率內官三百人迎自成於  
得勝門。令仍舊職。時有官民進表云。比克舜而多武功。邁禹湯  
而無慙德之向。自成受朝賀。毀太祖廟。鑄永昌錢。不成。尋崇禎  
於煤山。命以雙扉舁帝后于東門側。殮以柳棺。覆以蓬廠。莫有  
敢哭者。襄城伯李國禎跟蹌奔跪梓宮前。放聲大哭。賊黨執禎  
見自成。禎大哭不止。以額觸階流血滿面。賊衆持之。自成好言  
勸降。禎曰。三事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葬先帝后以  
天子之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允諾。為易梓宮。帝戴善冠。

襄王滂金靴后袍服如之以丹漆殯帝以黜漆殯后葬田貴妃

墓側槨一人斬哀徒步扶送葬畢自殺時自成下令搬倉庫向

戶部主事范方取倉鑰方怒令斬方方神色不變刑方字介卿號西西泉

之同安縣高浦所人幸周解元因自成欲向方討倉鑰方怒目叱之曰此鑰乃朝廷之物非爾賊所可問者咸怒斬之時人嘉之曰生為真解元死為真主事

又拘國丈嘉定伯周奎三夾不死搬出銀七十餘萬先崇禎令各官助餉奎以

窮對皇后私出銀五千與奎助餉奎只出三千其餘二千私自肥已陳演獻銀三萬金三千珠三斗其

餘拷掠凌辱者甚衆又脅寧遠總兵掌中軍都督事吳驥寫書遣降鎮唐

通往山海關招伊子總兵吳三桂時三桂守山海關接邸報見